



《禅话禅画》的“人间佛教”思想 与“人本主义”美学

王一帆

摘 要:《禅话禅画》是高僧星云与美学家高尔泰的一次图文合作。这次合作之实现是建立在星云“人间佛教”与高尔泰“人本主义”美学的思想共识之基础上的。二者的思想共性主要体现在“革新意识”、“人道主义关怀”、“追求自由”与“启蒙精神”四个方面。同时,该文本具有先述后论的写作结构、“对话体”叙述模式等文学特征,反映了“以文弘法,以艺诠佛”的宗教文艺观。

关键词:《禅话禅画》;星云大师;高尔泰;人间佛教;人本主义

《禅话禅画》一书,是由星云大师与高尔泰夫妇合作完成的一部图文并茂的“禅学教科书”。早在 1986 年,星云应高雄《新闻晚报》之邀以“星云禅话”为题,选取“古今富含意趣的禅门事迹”^①,以禅话这一文学样式将之描述出来,供社会大众阅读学习。自专栏开辟至《新闻晚报》停刊,星云大师共在《晚报》上发表了五百多则禅话。之后联经公司、皇冠出版社等出版公司先后将《星云禅话》整理结集出版。“有鉴于现代人因生活的动荡、纷乱,造成焦虑、紧张等诸多病症,而禅法是最能安定身心的力量,禅画可广收寓教于乐的效果”^②,星云大师决定从其《星云禅话》中,拣选一百则作品,再由高尔泰、蒲小雨夫妇根据这一百则禅话的内容绘成一百幅图画,辑成《禅话禅画》一书。该书以左文右图、两相对照的形式,实现了弘传佛法、普利大众的目的。

一、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与高尔泰“人本主义”美学思想共识

星云大师这位禅门大德与高尔泰先生这个著名美学家的这次合作,除了机缘凑合之外,更与二者在思想意识上的呼应、联通分不开。

星云大师一生致力于宗教革新,倡导“人间佛教”。他弘法传教不遗余力,让“人间佛教”真正走入人间,成为俗世大众的生命体验,并最终建构了以“人间佛教”思想为内核的佛光山模式。

关于“人间佛教”的意涵,星云大师在其《人间佛教语录》中表述为:“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于幸福人生之增进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③这段话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佛说的”,即佛陀所言三皈五戒、四摄六度、缘起中道、无常苦空等。星云说过:“人间佛教就是佛陀本来的教示,佛陀本来的教化就是人间佛教;佛陀当初说法

① 释星云、高尔泰、蒲小雨:《禅话禅画》,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4 页。

② 释星云、高尔泰、蒲小雨:《禅话禅画》,第 4 页。

③ 释星云:《人间佛教语录》,香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8 年,第 16 页。

四十九年……完全是针对人间而说,对人所说的佛法,当然叫做‘人间佛教’。”^①第二层意思是“人要的”。追求“真善美”是人之本性,所谓“人要的”自然是个体自由,家庭和乐,生活美满,社会安定,从心理角度说即是一种解脱自在、欢喜融和的境界。也就是说“凡是实践以后,能够给人利益,能够让大家欢喜、受用的佛法,就是人间佛教”^②。第三层意思是“净化的、善美的”。这其实是在说前两层意思所具有之作用:“佛说的”均是可以“净化”人心、“善美”人性之义理,这是人间佛教所要弘扬的;“人要的”则是一个“净化、善美”的人间社会,这亦是人间佛教所主张的。

由此可见,星云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是要佛教落实于人间,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佛教。人本主义也是高尔泰美学思想的立论基点。高氏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号《新建设》上的《论美》一文,宣告了其“人本主义”美学的主张:“客观的美并不存在”,“美底本质,就是自然之人化”,“‘美’是人对事物自发的评价。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主观,就没有美。因为有了人,就没有了价值观念。价值,是人的东西,只有对人来说,它才存在”^③。他指出:“研究美,也就是研究美感,研究美感,也就是研究人。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它的目的是使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一种美学的规律。所以它的主要的和根本的任务不是指导艺术创作,而是证明一种有价值的、进步的生活理想和人格理想,以及我们对于这些理想的渴望和追求何以是正确的和必要的。通过这种证明,它也推动历史前进。”^④在《美是自由的象征》一书的前言里,他更开宗明义道:“本书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美’的问题。而主要是‘人’的问题。”^⑤关于此他具体解释说:“审美能力是人的一种本质能力。审美的需要是人的一种基本的需要。所以美的本质,基于人的本质。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中一个关键性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美而不研究人,或者研究人而不研究美,在这两个方面都很难深入。”^⑥

“人本主义”可以说是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与高尔泰美学思想的共同基点。至于其具体的相通点则有以下儿个方面:

(一) 革新意识下的人道主义关怀

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论的创立有着宗教革新的思想背景。“星云受戒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佛教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一批僧人倡导教制改革、教理改革和教产改革,兴办佛教教育,以期实现佛教的新生。这一大时代精神无疑对星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⑦赴台后,星云面对前途堪忧之台湾佛教深感焦虑。他意识到只有通过宗教改革,破除守旧观念,革除积习弊病,才能还佛教以本来面目,让大众认识真正的佛教,才能逐渐实现佛法普传、佛门光大的愿景。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倡导宗教革新,并最终形成了“人间佛教”的宏伟蓝图。

与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之提出相类似,高尔泰先生的人本主义美学理论也是在“破旧立新,探求正解”的思想下催生的。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实现,各种西方现代美学思潮陆续引入中国大陆。面对缤纷多样的西方理论,高尔泰先生秉持了冷静客观的态度。他一方面借鉴西方美学的科学主义方法论、内在价值体验论等创新理念。一方面也精警地指出了现代西方美学的不足:

他们仅仅在描述的意义科学地指出了事实,但是没有哲学地解释它……事实上近现代的许多美学流派……基本上都放弃了对美的本质问题的宏观讨论,而纷纷转入对具体现象的微观考察……但是这条道路并没有使科学家们比哲学家们更接近于了解美是什么。^⑧

鉴于此,高尔泰接受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这个命题,提出:“美的本质,基于人的本质”,“美是人的入化程度的标志,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的最高境界”^⑨。

①释满义:《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香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年,第324页。

②释满义:《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第325页。

③高尔泰:《论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页。

④高尔泰:《论美》,第210页。

⑤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4页。

⑥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第1页。

⑦吴光正:《〈无声息的歌唱〉与星云的宗教革新意识》,载《学术交流》2014年第8期。

⑧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第41,42页。

⑨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第28页。

沿着这一逻辑理路,他最终推导出“美学是人学”的论断,并声称:“这一深刻的论断为现代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把揭开理论之谜的钥匙。现代美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解决问题的门径。”^①对于“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朱光潜也表示赞同说:“这种实践观点必然要导致美学领域里的彻底革命。”^②可见,高尔泰的人本主义美学思想也具有明显的革新特质。

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与高尔泰先生的人本主义美学都充满革新精神,革新又都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点。

星云大师曾明确说,真正的人间佛教是“现实重于玄谈、大众重于个人、社会重于山林、利他重于自利……所谓人间的佛教,是希望用佛陀的开示教化,作为改善我们人生的准绳,用佛法来净化我们的思想,让佛法作为我们生活的依据,使我们过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③。“人间佛教”在传承、弘扬经典教义的同时,坚持与时俱进,关注现世、关注人生,既指导现代人获得幸福的生活,更帮助现代人实现精神的升华,是以人为本的、具有人道主义特性的佛教理念。

高尔泰在建构其美学思想体系时也是一直以人道主义为立足点。他指出:“人道主义与现代美学都着眼于人的解放。不过前者的着眼点是人从社会中获得解放;后者的着眼点,是人从‘自我’获得解放。换言之,人道主义是宏观历史学,现代美学是微观心理学,二者之间有其深刻的内在联系。”^④检索一下高先生发表过的论著:《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现象近观》、《异化及其历史考察》、《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美是自由的象征》、《现代美学与自然科学》等等,将这些学术成果按时序排列起来,无疑展示了其长期关注美与人的问题的学术思想轨迹。正如邹华教授所言高氏是在向美的本体的沉潜和在使命感的催动下对人的问题作出了艰苦的探寻,并最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⑤

(二) 以实现自由为终极目的

人道主义力求实现的人之本质即自由。这也是“人间佛教”与“人本主义美学”共同的旨归。

在星云大师这里,人之自由的实现是通过修行禅法,最终达到了生脱死。这与“人间佛教”之生命观密切相关:“能够透视人生的真相,了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当下活得自在;并且认识死亡后的世界,对未来充满信心与希望而无惧于生死、超越生死,这就是‘了生脱死’。”^⑥在佛家而言,获得了生脱死的自由,自然就体验到了生命的“喜乐”。星云说:“佛教是提倡喜乐的宗教,从自身轻安的法喜,到自他二利的禅悦法喜。”^⑦他引用《维摩诘经》“吾有法乐,不乐世俗之乐”的教义,主张“要有乐观喜悦的说法”,诱导信众从五根感官所能获取的俗世喜乐,一步步深入去体会“参禅者有禅悦,诵经者有法乐,拜佛者有法喜”^⑧的智慧之乐。传统佛教讲“苦”是人生的实相,是学道的增上缘。对此星云大师也是认可的,但他强调:“苦是增上缘,不是真目的”^⑨,信众要正视人间之苦,把苦看成是自我修炼过程中的一种试炼,勇于承受苦痛,克服困苦,最终把“苦”转化为增上缘;同时学会以“喜乐”来中和“苦”,明确快乐是世人共同追求的目标,以苦为乐,化苦为乐才是学佛修道的“真目的”。

“美是自由的象征”则是高尔泰“人本主义”美学的核心命题。他认为:“人的本质的最基本的规定性就是人类的有意识的、万能的、自由的活动。要言之,人的本质是自由。”^⑩他进而指出,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的自由,创造了人的感觉和需要,“感觉必然地从那些暗示着、或者象征着人的本质的事物的形式,体验到一种特殊的快乐,这种体验,就是美。所以美是自由的象征。”^⑪

高尔泰在论证美的本质的同时,也规定了审美活动的本质是对自由的体验,也就是通过感觉把握人

① 丁枫:《高尔泰美学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页。

② 朱先潜:《谈美书简 美学拾穗集》,中华书局2013年,第201页。

③ 释满义:《星动模式的人间佛教》,第37~38页。

④ 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第105~106页。

⑤ 邹华:《主体存在与感性动力——高尔泰的美学思想》,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⑥ 释满义:《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第54页。

⑦ 释满义:《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第26页。

⑧ 释满义:《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第344页。

⑨ 释满义:《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第344页。

⑩ 高尔泰:《论美》,第184页。

⑪ 高尔泰:《论美》,第202页。

的个体与整体,存在与本质的统一。在审美活动中,人体验到自由解放的快乐,“通过审美感觉,物进入人,人进入物,有限进入无限,无限进入有限,从而消灭了我与外间世界的对立,不再存在与我对立的他物。这种境界的出现,就是他所体验到的自由的证明。”^①

既然“美是自由的象征”,审美是对自由的体验,那么美学自然应当“揭示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的一致性”^②。朱存明关于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的意涵分析十分准确:“高尔泰论述的审美过程中人的解放,不是集体的而是个体的;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不是现实的而是心理的;不是永恒的而是瞬间的;不是实用的而是超功利的……它是对中国美学中长期以来不重视主体的辩证,有着极大的解放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情感的作用。”^③

(三) 利生度人的启蒙精神

“人本主义”所谓以人为本之“人”,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世间大众。所以“人本主义”思想是立足世间,关怀大众的思想。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念具有“人本主义”关怀,讲求自利利人、普度众生;高尔泰先生的美学理论是“人本主义”思想,所以倡导对人的启蒙。

《华严经》有云:“但为永灭世间苦,利益世间而发心。”^④佛教本来就是关注人间、造福人间的。因此星云大师提出了“人间佛教”首先要有“人间性”,要“思想言行人间化、发心发愿人间化、净土极乐人间化、福乐财富人间化、修行实践人间化、戒律规范人间化。”^⑤最终要开创“普世和谐”、“现证法喜安乐”的“人间净土”。^⑥也就是说,人间佛教不只是存在于佛堂寺院当中,信众修行也不一定要入山住庙、闭关遁世,只要发心勤修,家庭也可成为佛堂,社会即是寺院。星云指出:“人间佛教所重视的是:人际之间关系的和谐、人和世俗尘劳的净化、人与自然万物的调和、人和日用生活的满足;只要能够增加人间幸福和乐的佛法,无一不是人间佛教。”^⑦

星云大师倡导通过“菩萨道”的实践,把出世与入世的佛法调合起来,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以菩萨为目标,自利利他,自度度人,自觉觉人,把人我的关系看成是分不开,是一致的;继而把五乘佛法调和起来,这就是人间的佛教。”^⑧他描述的人间佛教最高的境界就是“自他一如、同体共生、法界圆融、通达无碍”^⑨。他认为佛教不仅是出家人的佛教,而且是人间大众的佛教:“没有大众,就没有个人。佛光人应尊重大众,不可忽视大众;应容纳大众,不可排除大众。”^⑩他强调“人间佛教要有‘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⑪“佛法要靠修行,才能体证。但是,如果只重自我修行,没有社团活动,则佛教不容易走向人群,走入社会。”^⑫所以星云倡导的“人间佛教”就是普济天下众生的佛教。

前文所引朱存明的一段话中谈到高尔泰美学思想中所谓“人的解放”“不是集体的而是个体的”,这并不与人本主义以广义的人为关注对象的特征相矛盾。高尔泰所扬弃的“集体”,是一味与“个体”相对立,抽象地强调集体利益,并以绝对的集体利益排斥和否定个人利益,要求个人无条件服从的“集体”。这种集体是与人道主义思想相背离的“集体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极端集体主义”。其追求的“个体”的解放,则是指每一个个体的解放。这“每一个”之总和即是人本主义所关怀的广义上的人。

高尔泰曾参与过王元化倡导的“新启蒙”运动,其美学思想一直富含启蒙精神。所以,他的美学思想常被称为“启蒙美学”。“启蒙美学是以感性解放或者感性启蒙为出发点。欲望与情感系启蒙美学的‘原动力’之所在。”^⑬在情感原欲与社会制度规范及道德伦理之间必然存在冲突,高尔泰非常重视这种冲

①高尔泰:《论美》,第207页。

②丁枫:《高尔泰美学思想研究》,第42页。

③朱存明:《情感与启蒙》,西苑出版社2000年,第273页。

④《华严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275页。

⑤释星云:《星云大师讲演集》,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第172页。

⑥释满义:《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第6页。

⑦释星云:《中国佛教阶段性的发展刍议》,载《普门学报》2001年第1期。

⑧释满义:《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第5页。

⑨释星云:《佛光教科书·佛光学》,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第247页。

⑩释满义:《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第235页。

⑪释满义:《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第97页。

⑫释满义:《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第126页。

⑬邹华:《主体存在与感性动力——高尔泰的美学思想》。

突,认为这种冲突就是启蒙美学的原动力。他称这种原动力为“感性动力”：“只有变化和发展,才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感性动力,通过创造活动不断批判地超越历史成果,不断实践地扬弃历史‘积淀’而争取自由解放的现实的运动。”^①高尔泰认为“所谓启蒙,就是扫盲,即启发自觉性,扫除盲目性。”^②启蒙美学就是要让人“自觉”到自身的“感性动力”,并将其激发出来,经过“冲突——调和”的过程,最终实现人的自由,也就体验到美的本质。简言之,高尔泰美学的启蒙性就是把“人”作为出发点与归宿点,强调感性动力结构,把人的解放与美的自由连接起来,努力通过对于美的体验实现人的真正自由。这与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普度精神是殊途同归的。

二、以文弘法,以艺诠佛

在《禅话禅画》中,星云大师开篇即发问道:“禅的境界,固然无法言诠,但如果全然不说,一般人怎能领会禅门胜义?”“禅,是不见不闻的世界,然而……生活在世间的人们离开世间的见闻觉知,如何求得禅法的门径?”继而他列举佛祖以呗比丘劝退波斯匿王入侵祖国,马鸣菩萨作“赖咤和罗”使五百王子出家等实例,认为“凡此清凉六根,进而感动心灵深处,激发本有佛性的方式”均“是禅理的体现”。^③

星云大师对自己抛出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解答:“禅,不限任何形式”,“人间佛教”是要取“佛法为体,世学为用”的路向,将佛法与世学巧妙糅合,以大众易于接受的传播形式,方便说禅,普度人间。“僧众与信众共有,慧解与行持并重,传统与现代融和,佛教与艺文结合”^④的弘法策略,就是他方便说法之有效一途。《禅话禅画》一书则是“佛教与艺文结合”的成功范例。

(一) 以文弘法——星云禅话的文学特色

星云大师自青少年时期即开始学习文学、热爱文学,直至今日仍博览群书、笔耕不辍。他曾言:“我这一生,除了与佛教的关系特别的殊胜,其它的学术文化,就要算我与文学的因缘最为深厚……除了寺院的教育,让我获得佛学的一些知识以外,应该就是我个人喜爱阅读文学的著作了。”^⑤正是由于禅学的修炼与文学的研习同时展开、相互影响,才让星云对于佛学与文学共通性有了超乎一般禅僧的深刻体认,遂以实例为证论述了佛学与文学联袂的可行性,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文弘法”的策略:“佛经给我的影响最大。如《维摩诘经》,两万多字的文体如新诗般优美;如《华严经》,叙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像《儒林外史》的故事一样,重重叠叠、意境非凡;而《大宝积经》,就像由许多的短篇小说结合而成,精简扼要,特色鲜明;至于《百喻经》,就如童话寓言的故事,涵义深远,发人深省……佛教传到中国,不但增加了中国哲学的内涵,也为中国文字增添不少语言词汇,例如因果、缘起、涅槃、真如、自性等。佛教的通俗文学,如《地藏菩萨本愿经》、《八相成道变文》所叙述的因果故事,不但增添了民间文学的趣味,犹对世道人心的教化,多有裨益。当初我把佛经比喻成文学的著作,在佛教界里是很难获得认同的,长老们认为我的话亵渎了佛法,不应该用佛经去迁就世俗,但从一个喜好文学者的心理来看,同样是真善美的作品,为什么佛学就不能和文学结合呢?”^⑥

《星云禅话》是以记述禅门事迹为主的,通俗地说即是叙述故事。星云大师是采取“先以欲勾牵,后令人佛智”的方便说法,借一个个生动有趣的禅宗故事来引起读者的兴味,继而诱导其透过这些故事,体味背后的禅法精义。这些故事往往带有很强的隐喻色彩,如《古镜未磨》^⑦一则,讲述了有道禅师与茶坊主人关于“古镜未磨”的机锋问答。实际是“以镜喻性”,说明自性清静,无谓磨否,进而教导受众看顾好自性,即是修行。这样的写作模式与禅门传统的公案是十分接近的。不同之处在于,星云在每则禅话之后,都缀有一则评语,用以明示这则禅话的深意。这就形成了“先述后论”的写作结构。这一结构,自《史

①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第110页。

②高尔泰:《说“启蒙”》,载《新启蒙(4)》,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③星云大师、高尔泰、蒲小雨:《禅话禅画》,第4页。

④释满义:《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第113页。

⑤释星云:《百年佛缘·文教篇》第1册,佛光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42页。

⑥符芝瑛:《传灯——星云大师传》,现代出版社2011年,第316页。

⑦释星云、高尔泰、蒲小雨:《禅话禅画》,第46页。

记》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史书写中时有出现,逐渐形成一种范式。

《星云禅话》之所以谓之“禅话”,是因为这些叙述主要以对话的形式编织而成。星云大师设计的“对话体”叙述充满着隐喻、明喻、神话、讽刺、甚至插科打诨。他运用这种生动的文艺形式来进行形象地哲理论证,折射出悲天悯人的激越情怀。这种“对话体”的叙述模式便于诗性想象力之展开,在那看似随意的一问一答中,塑造出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并营造出生动活跃的对话场景,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出禅门机锋问难的“实况”,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这种现场感有助于读者与禅话中的人物或者叙述者达成“对话”,更深刻地体认到其中的禅理要义。

(二)以艺诠佛——高尔泰“禅画”的宗教意义

高尔泰先生不仅是享誉海内外的美学家,亦是绘画造诣颇深的画家。恰如星云大师所言:高先生出身书画世家,“自幼随父学画,先后师承吕凤子、乌淑养、颜文梁、吕斯百等名家,融汇各家所长,中西画法互补,独辟蹊径,不拘一格……又因博览群集,画作内涵丰富,加以在敦煌十余年,临摹历代真迹,技艺越臻化境”。^① 他为《星云禅话》所绘的一百幅配图,从风格上来说,可谓中西并蓄;其对人体解剖规律、结构比例之精准把握显然是承西方写实主义风格而来;其人物造型之设计、用线之笔法变化以及构图习惯则不难看出对古代中国人物画尤其是佛教画像长期临摹、钻研所受到的影响。

高先生自述这些作品的绘制时说自己是秉承了中国画学“成教化,助人伦”的传统,“把文字的东西变相为具体的可以感觉得到的形式”。他肯定“画这些画的过程……既是弘扬佛法,也是学习佛法”。^② “弘扬佛法、学习佛法”也的确是这批绘画作品的宗教意义所在。

一直以来佛教禅宗就有“以艺诠佛”——主张以艺术为佛事的审美取向。许多禅门僧人非常重视艺术创作在宣扬佛法中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鼓励开展“以书经画佛为日课”^③的佛教文艺活动。如清代临济宗破山海明有诗云:“古卷呈来索笔书,毫端说法令人苏。图成一具风流骨,时与老僧圆戒珠。”^④ 破山明言“毫端”可以说法令人省悟——书画作品可以在满足个人审美愉悦的同时宣扬禅理,开悟后学。纵然是“图成一具风流骨”——丽人图,也能转化为禅僧用以破除色相,作“粉骷髅”观想的“戒珠”。

星云大师继承了禅宗这种积极通达的文艺观,并将之吸收为人间佛教“佛教与艺文结合”,方便说法的一种理论依据。他之所以要请高尔泰为自己的《禅话》配图,就是从“以艺诠佛”的角度考量后作出的决定:“禅法是最安定身心的力量,禅画可广收寓教于乐的效果,所以……将高尔泰、蒲小雨夫妇的百幅禅画和我的《星云禅话》两相对照,排版出书,订名为《禅话禅画》,以普利社会大众。”^⑤

要之,《禅话禅画》是用“以文弘法”、“以艺诠佛”的宗教文艺理论为指导,在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念与高尔泰美学思想共通的“人本主义”的基盘上,完成了对禅宗“假言见义,接鹿现形”的一次创作实践。它为当代佛教的社会化传播,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作者地址:王一帆,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wangyf19840826@sina.com。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2YJA751064)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释星云、高尔泰、蒲小雨:《禅话禅画》,第4页。

②释星云、高尔泰、蒲小雨:《禅话禅画》,第5页。

③《新编卮续藏经》第121册,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246页。

④《嘉兴藏》第26册,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第84页。

⑤释星云、高尔泰、蒲小雨绘:《禅话禅画》,第4页。